

Т О Л С Т О Й



Лев Толстой

(下)

托尔斯泰日记

雷成德 等译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版式设计
封面设计

陈涛
姚锋

责任编辑

周鹏飞
魏克忠
许晓光

ISBN 7-224-04751-1



9 787224 047516 >

ISBN 7-224-04751-1/Z • 192

定价：70.00

TUO ER SI TAI RI JI

托尔斯泰日记

雷成德 等译

(下)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1895



1月3日 尼科尔斯科依 奥里苏菲耶夫家⁽¹⁾ 一如计划的那样，我们在一日动身。我写作《主人和雇工》直到最后一刻，觉得情节发展有条不紊，但是内容还贫乏苍白。照片一事令人感到非常忧伤，他们全都受到屈辱⁽²⁾。我给契尔特科夫写了信⁽³⁾，对这件事，我也感到不快活。动身时我的心情不舒服而且虚弱无力。我们到达时好极了，到来的第二天和今天什么事也没有做——阅读，散步，睡觉。昨天就正教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。理解的一切模糊，乃是由于人们不承认生活就是关注自我和生活的完善而发生的，使生活更加美好和完美。在这些天，什么也没有写。现在是晚上九点钟——精神萎靡不振，打起瞌睡来了。

今天是1895年1月6日，尼科尔斯科依 我完全健康。又着手写起《教义问答》来⁽⁴⁾；昨天和今天，兴趣盎然，乐于接近，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形式，感到不满。第三天晚上，我阅读了自己的短篇小说⁽⁵⁾，感到不好，没有性格，非驴非马，现在我知道怎么办。和德米特里·阿达莫维奇争论了两次，他从斯拉夫分子的精神出发，为自己安排实际的为人民服务，也就是躺在绒毛褥子上，不干活。问题始终在于，他们认为生活是凝

滞死板，而不是流动的。昨天思考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，但是忘掉了。米哈依尔·阿达莫维奇明显地担心塔妮亚十分可怜，而她表情不好，面色苍白。我接到许多友人的信：有肯沃尔扎雅，有谢尔盖延柯和斯塔得林的。

我思考了：公务、商业、农事，连慈善事业也不和生活事业合拍：为天国，也就是为推进永恒过程服务相合拍。

生活是真实的——在向前运动中，在通过使其他人的完善而使自己和世界生活完善。凡是不朝这个目标前进的一切就不是生活，而且还阻挠实现这个目标。现在是晚上六点钟。我要去参加松树游玩会。今天在医院里，参观了手术治疗。

1月29日 莫斯科 三个多星期没有写作。在奥里苏菲耶夫家过得很好，最重要的就是忙于写短篇小说，最后还是没有结束，即使有了清样。事情是重要的，我担心，这件事对于我，不会没有后果便停留下来。这是国王粗暴的讲话。人们都在沙霍夫斯基会议上，徒劳一场，一切全是愚蠢的，而显而易见的是，制度只使部分人的力量涣散⁽⁶⁾。在这里同样校清样。收到一些很好的信件⁽⁷⁾和关于《基督教和爱国主义》的论文。但是现在没有一点功夫来写，我力图在晚间去写作。

今天是1895年2月7日 早晨十点钟 莫斯科 在当天晚间，不仅没有来得及写，而且就这样过去了一周多。这期间给德罗任⁽⁸⁾的传记写成一个短短的前言，继续修改短篇小说。这是一篇不幸的短篇小说，它成了昨天索妮娅突然爆发可怕的风暴的起因，她是在可爱的万涅奇卡患病后，感到不舒服，痛苦到极点，而在从她开始誊抄清样时起，近几天来，我也不舒服，在我问为什么的时候……⁽⁹⁾

请帮助别使我离开你，别忘记，我是谁，我做什么和我为

什么做？帮帮我吧。

这期间我思考了：

(1) 疯狂这就是利己主义，或者相反：利己主义，即为自己，为自己一个人而生活，这就是疯狂（想说，不是别的疯狂，而且我还不知道，是不是真的）。人就是这样被创造的，以致人不能单独生活，就完全像蜜蜂不能单独生存一样。在蜜蜂身上，注入一种为别人服务的需求，如果已经注入，也就是为他人服务的要求是自然的，那么，服务的需求被注入，而且是自然的，是尽了人的职责。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后一种需求，也就是享用人们服务的要求，他就疯狂，头脑僵化，患上忧郁病；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前一种需求——为别人服务，他就是形形色色，各种各样疯狂者中间最疯狂的人，最有代表性的自大狂。

大多数疯狂者都是这第二种疯狂者——丧失了为别人服务需要的疯狂——疯狂的利己主义，一如我开头所说的那样，这样的疯狂者：全都是财富的创造者，爱好虚荣的文职和武职人员。

〔…〕(4) 以真正的兄弟友谊的文明精神教育大多数人的原则：大多数人被强权者的欺骗和狡诈弄得心情沮丧，那些强权者还使大多数人自己毁灭自己的生命，这个原则是可怕的，似乎使人觉得是绝望的。面前仅有两条出路都已堵绝：一条是用暴力、恐怖手段、烈性甘油炸弹毁灭暴力，就像我们的虚无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所做的那样，在我们之外，破坏政府反对人民的阴谋；或者，和政府行动一致，向政府妥协，加入政府，慢慢寻找那条束缚人民，从而解放人民的网头。两条出路都是行不通的。

甘油炸弹和匕首，如同我们提供的经验教训那样，引起的

反应只是，破坏我们的力量中唯一宝贵的力量——社会舆论，另一条出路也已被堵绝，乃是因为政府已经感觉到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可以容许希望改造政府的人参加，他们允许只是不破坏现有制度，非常关心对他们有害的东西。之所以关心，这是因为问题涉及到他们的现存利益。他们也允许一些和他们不一致，希望改造政府的人，不仅为了使这些人的要求得到满足，而且也为了自己，为了政府。这些人对政府是危险的，倘如他们在政府之外，起来反对政府，就会加强比政府更为强大的唯一的武器——社会舆论，因此，他们应当防备这些人。政府采取退让的策略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身边，消除类似的文化细菌之类的危害性，——然后利用他们为政府的目标效劳，也就是压迫和剥削人民。

两条出路被严密而无法穿越地堵绝了。究竟留下什么呢？绝不可能用暴力破坏——扩大反动力量；也不可能挤入政府行列中去，渐渐成为政府的武器。留下的只有一条，不向政府退让，也不加入其中，自己不夸大政府力量，以思想、语言、生活方式为武器和政府斗争，这是唯一应当的、正确的、行之有效的。〔…〕

2月15日 上帝帮助了我；上帝帮助的那个东西，即使软弱无力，但是，在我身上也会出现爱，出现给我们制造恶的那些东西的爱。这是唯一真正的爱。只有这种感情值得表现，就像它开始使我顺从，点燃了我，尔后使我感到亲切，一切终将消失，也就是痛苦消逝一样。

后来的几天，感觉更坏，她肯定接近疯狂和自杀，孩子们激动不安，护理她乘车，使她回到家中。她太痛苦了。这是一种丧失理智，毫无理由地嫉妒任何事情的恶魔。我应当再去爱

她。我明白她的理由，可是明白了，也没有原谅她，而是做出一副无法原谅的样子。昨天寄给《北方公报》。在这份杂志上和《媒介》上同时发表⁽¹⁰⁾，我写成并发出了三个寓言故事⁽¹¹⁾。

2月15日 莫斯科 早晨，起床时疲倦无力，不能做任何事情。伊凡·伊凡诺维奇和果里采夫来到，我拒绝在有关出版法的请愿书上签字⁽¹²⁾。

今天好像是1895年2月21日 莫斯科 这五天来修改了寓言故事，修改了《主人和雇工》，而且反复思考了，我不能说我写了《教义问答》。索妮娅的健康完全恢复了。

〔…〕这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事件是，彼得堡大学生酗酒闹事⁽¹³⁾，这是可怕的。〔…〕还有一件事，什卡尔瓦拒服兵役⁽¹⁴⁾，要求宣誓没有阿列赫和纳尔契克等人的誓词。如我所感到的那样，鲍沙的罚金正在发展成和政府的直接冲突。非常想写这件事，几次鲜明地想象出来了。鲜明地想象出，如何描写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虚伪，这种虚伪靠着什么而保存下来，我在《教义问答》里所表现的那种纯朴的世界观也包括在这里。

我思考了：

〔…〕⁽⁴⁾ 还在这个时期，和巴威尔·彼得洛维奇的朋友青年果留沙的谈话中，想清楚了一直思考的问题——关于国家：我们生活到这样一个地步，每个普通善良而理智的人，不可能成为国事的参与者，也就是成为拥护者，我不是说我们的俄罗斯，而是说在英国成为和工厂主、资本家的地产、剥削，在印度和一种制度——鞭打、贩卖鸦片，在非洲和杀绝土人，准备发动战争与杀戮的意见一致。一个人凭藉支点在说：我不知道，国家是什么和怎么样。我也不知道，可是我却明白，我不能违背良心生活。——这个支点是不可动摇的，当代的人们应当站在

这个支点上把生活推向前进。我知道，良心驱遣着我，而你们，为国事奔忙的人们，如你们所愿的把国家治理成，使国家符合当代人们良心的要求。可是同时，人们抛出这个永不动摇的支点，站在这个支点上，修正、改善国家制度，人们在承认国家制度的必要性时，丧失支点，所以，人们离开自己不可动摇的观点。我没有想清楚，但是我思考着正在写的这个问题，我感到非常重要。〔…〕

今天是 1895 年 2 月 26 日——夜 莫斯科 人们埋葬了万涅奇卡⁽¹⁵⁾。可怕的——不是，不是可怕的，而是伟大的心灵事件，谢谢你，天父，谢谢你。

今天是 1895 年 3 月 12 日 莫斯科 这期间我有这么多反复体验、思考、感受到的东西，以致我不知道从何写起。对我说来，万涅奇卡的死，就像尼古林考的死一样，不，在大得多的程度上，这是神的显现，对他的召唤。因此，我不仅不能说这是一件忧伤、沉痛的事，而且真诚地说，这是一件（高兴的）——不是高兴的，这是个不好的字眼，但却是出自上帝的慈悲心肠的字眼，上帝揭示人间生活虚伪，对这个词儿感到亲切。

索妮娅不能这样看待这件事，她感到痛苦，身体几乎——垮掉了，掩饰内心重要的活动。而且她使我生气。破裂的痛苦立即使她从模糊了她心灵的一切事件中得到解放。仿佛门户敞开了，构成我们心灵的爱的神秘本质显露出来了。最初几天，她以自己令人惊异的爱，只是用不管什么形式显示的爱，不管什么人的谴责任何一件事，甚至于不怀善意的一切来刺激我，所有这些使她感到屈辱，迫使她痛苦，迫使她病态地窒息正在露出的爱的幼芽，但是，时间正在过去，这只幼芽重又被遮盖起

来。她的痛苦不再找到满足，普遍的爱的微风，而成为无法解决的痛苦。她之所以特别痛苦，乃是因为她所爱的对象离她而去，她认为，她的幸福就在这个对象上，而不在自身的爱中，她不能把这个和那个分开，不能用宗教观点看待整个社会和自己的生活的，不能清楚地理解、感觉二者中的一个，或者在我们大家头上的死神，对我们是有威力的，能够区分开我们，使我们失去爱的幸福，或者不是死神，而是在我们大家身上完成的一系列变化，而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死亡。这些变化在我们身上发生——千差万别地结合在一起——先是一批，后来是另一批——像波浪一样。

我竭力帮助她，但是我看出，直到如今，我不能帮助她。我爱她，和她在一起我感到沉重而又惬意。她的体力更加虚弱。〔…〕塔妮亚，可怜又可爱，同样十分虚弱。我们大家彼此十分亲密，正如杜纳耶夫那样巧妙地说：当一个小叶掉落的时候，其余的叶子靠得更近更紧。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十分虚弱，任何东西都不能创作，写了一点《教义问答》，但是只是在思考，给施密特写信，附寄《媒介》的国际纲领⁽¹⁶⁾。这期间，写成了《主人和雇工》，听到各方面的赞扬，可是我不喜欢，尽管卑俗的虚荣心获得了满足。

今天想写艺术作品，想起了我有一些作品没有完成，要很好地写完。没有写完的作品有：

(1) 柯尼的故事⁽¹⁷⁾，(2)《谁对？》，(3)《谢尔盖神父》，(4)《关进地狱的魔鬼》⁽¹⁸⁾，(5)《彩票》⁽¹⁹⁾，(6)《一个母亲的笔记》⁽²⁰⁾，(7)《亚历山大一世》⁽²¹⁾，(8) 戏剧⁽²²⁾，(9)《一群移民和巴什基尔人》⁽²³⁾，同时，还要写完《教义问答》。着手写完这一切，——至少要写八年。哪怕明天立即死掉，这也是

很好的。

这期间我思考了：

〔…〕(3) 从客观的观点看待孩子的死：自然试图提供许多优秀的东西，在看到世界还没有为他们准备好这些东西时，就先夺走它们。但是，她应当试图朝前走去，这是一种需要。好像一群早飞的燕子冻死一样，但是，它们毕竟需要飞翔，万涅奇卡就是这样。而且这是客观的愚鲁之见，理智的看法却是，他完成了神的事业，通过爱的扩大，建立起天国——比许多活了半个世纪或更长时光的人做得更多。

〔…〕(6) 是的，应当永远这样生活，仿佛心爱的孩子在房子里一并死掉，他也永远死掉，而我也永远死掉。

〔…〕(8) 万涅奇卡死了以后多少天来，当我身上的爱削弱的时候（通过万涅奇卡，上帝让我生和死，这永远不会毁灭），我认为，应当很好地保持自身的爱，以便在所有的人身上，发现孩子们——想象着他们七岁时的那副样子。我能够做到这一点，而这是很好的。

(9) 没有诱惑的生活快乐正是艺术的对象。

(10) 以特别新颖的力量明白，我和所有的人的生活只是服务，而没有自身的目的。

(11) 读了索洛维约夫反对不抵抗的拙劣的论文⁽²⁴⁾。在一切精神实践的措施中，有一种措施和从同一基础上产生的另一种措施对抗的可能性：究竟是什么，有没有并且完成为缺乏天赋的人们服务呢？不杀害动物，究竟怎样让它们吃掉自身？不喝酒，究竟领不领圣餐，用不用酒治病？勿以暴力抗恶，为什么允许自己和别人去杀人呢？

寻找这些矛盾只是表明，从事这些活动的人想不遵守精神

原则。历史完全如此，因为一个需要用酒治病的人不反对酒，因为一个想象中的暴力者——不反对杀戮、惩罚、监禁。

现在是十二点。〔…〕

今天是18日，早晨。过去了五天，什么事也没有做。早晨思考《教义问答》。一次，写了一点《谢尔盖神父》，但不好。玛莎去看伊里亚。索妮娅怀着沉重的痛苦过渡到新的生活阶段。老天，帮帮她吧。这期间，患头疼，严重的虚弱。晚间来了许多访问者，和他们在一起很沉重。

写作，特别是艺术创作，对精神完全有害。当我写作《主人和雇工》的时候，我屈服于荣誉的渴望。那些荣誉和成功便说明艺术创作是愚蠢事业的有害的证据。今天，我似乎在精神上苏醒了，这种苏醒在两天前就已经开始。

今天是1895年3月27日 莫斯科 这期间我写成了，或者更直率地说，修改好给施密特和凯万特金的信，还给一个什么人的信。此外，什么事也没有做，我感到羞愧。给施密特和凯万特金的信里有一个想在欧洲出版的古怪念头，这封信我不喜欢，仿佛在心灵深处有一个声音在说，这是不好的，所以我认为，这是不好的。什么也没有写，对自己没有不满意，神的爱没有遗弃我。

我和谢辽沙在一起，轻松自在，舒畅满意。我不记得在这段时间，对谁怀有任何不怀好意的感情，因而我没有听到任何指责，而是听到对《主人和雇工》的赞美，于是向我袭来阵阵巨大的喧嚣，使我记起了一个有关说教者的笑话。这个说教者在爆发的掌声中，一句话被淹没了。他停下来并且说道：也许我说了一句蠢话？我同样感觉到并且知道，我做了一件蠢事：对一篇简单的短篇小说进行艺术加工。这一思想本身是不清楚和

令人痛苦的——不是纯朴的。短篇小说不好，而我想写一篇对短篇小说的匿名评论，如果有空闲的话；而这不是对一件不值得的事件的关心。

这期间，我到过关押伊久姆琴科的监狱⁽²⁵⁾和哈赫洛夫的医院。伊久姆琴科十分纯朴，精神很好，哈赫洛夫十分可怜，也需要写作论述暴力的残酷性。索妮娅一直痛苦，不能提高到宗教的高度。或许，这样的痛苦对她是应当的，我正在她身上做着自己的工作，可怜她，但是我相信，应当这样。

[...] 昨天，我思考列斯科夫的遗言⁽²⁶⁾，而且认为，我应当写出同样一份遗言。我一直顾及不到这件事，仿佛这还很遥远似的，但是，这件事随时都会降临。这是很好的和需要的，不仅因为一旦面对尸体，使亲人免得疑惑和犹豫不定，而且还因为往往会特别听到了来自坟墓的声音。如果有什么要说的话，那就在当场清楚明白地说给亲人和所有的人。

我的遗言大致要写成这样。在我没有写出别的遗言的时候，只能是写成这样：

(1) 我死在什么地方，就把我埋葬在那儿，埋葬到最便宜的墓地上，如果基地在城市里，那就埋在一座最简陋的坟墓里——像埋葬穷人那样，不摆放花圈、花，不发表演说，如果允许，也不请神父，不做安魂祈祷，如果这样使人感到不愉快，那么，允许像通常那样，举行葬礼时有安魂祭，但要尽可能地节约和简单。

(2) 在报纸上不发表死讯，也不写悼念文章。

(3) 我的全部手稿给我的妻子，符·格·契尔特科夫，斯特拉霍夫（和女儿塔妮亚与玛莎）（弄污的地方，那是本人弄污的，女儿们不必怀疑），这些人中将要活着的那些人。我从这个

委托中排除自己的儿子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不爱他们（上帝保佑，近来我越来越喜爱他们），我也知道，他们爱我。但是他们不完全了解我的思想，没有探索这些思想烙印，他们可能具有自己对待事物的独特看法，因此，他们可能把不该保存下来的东西保留下来，反而扔掉了应该保留的东西。我过去独身生活时的日记，从中选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，其余的我请求毁掉；我婚后生活的日记，也完全一样，我请求毁掉公布出来可能使某个人感到不愉快的一切。契尔特科夫答应在我活着的时候就做完这件事。依据我所不应得到的他对我巨大的爱和巨大的精神同情，我确信他会把这件事做得很好。我要求毁掉我独身生活时的日记，不是因为我想对世人隐瞒自己的愚蠢生活，从世俗的观点看，我的生活是一般糊涂的没有原则的年轻人的生活，——而是因为，这些日记记录着的只是一些被犯罪的念头使我受到痛苦的事，这些日记产生更加虚假片面的印象并且具有……

况且，把我的日记如现在这样保留下来，至少从中看出，即使我年轻时候的全部庸俗和肮脏，但我毕竟没有被神遗弃，虽说在我成年时候甚至于稍稍理解并热爱所记的这种事。

我请求编选我遗留的手稿的人们，不是出版全部，而只是可能有益于人们的那一部分。

我写出这一切，不是因为要给我的书稿增添重大的或者某种重要性，而是因为我事先知道，在我死后的初期，我的作品将要出版和受到议论并赋予它们重要价值。如果确实这样做了，那么，但愿我的作品不会有害于人们。

（4）对于我从前作品的出版权：我请求我的继承者们把十卷和识字课本转交给社会，也就是作者放弃版权。而且我只请

求这件事，无论如何都不留遗嘱。做到这一点——很好，这对你们就会是很好的，不这样做——这是你们的事。意味着你们不能这样做。近十年来出售我的作品这件事，是我一生中最沉痛的事。

(5) 还有一件主要的事，我请求所有的人和亲人以及关系疏远的人不要吹捧我（我知道，人们会这样做，因为在我生前，人们使用最不好的方式做过）。可是，如果人们需要研究我的作品，那末就得深入其中的那一部分，我知道，在这一部分里，神的力量通过我而显示，为自己的生计而运用这一部分。我有一些时候，当我感觉到，我是神的意志传播者的时候，我常常是这样不纯洁，这样地充满个人情欲，以致这些真理的光芒被我的痴傻弄得模糊起来，但是，有时这个真理通过我而降临，这就是我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候。愿上帝保佑，通过我而降临并不曾亵渎了真理，即使使那些从我这儿获得，即使是一些琐屑的不纯洁的性格的人们，也能够吸收到真理的滋养。

我的作品的意义仅仅在这里，所以只能为了这些而责备我，而绝不要赞扬，这便是一切。

这期间我思考了：

[...] (8) 我常常意识到自身自我完善的要求软弱无力。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：一是因为你真正软弱；二是因为达到了要求达到的东西，要求暂时停止，就好像在您迈上台阶的时候，把一只脚抬向另一个台阶上。

(9) 沙皇的继承性说明，我们不需要他们的头衔。

[...] (12) 主要的，大概也是基本的诱惑之一，这就是关于世界的价值是什么的概念，这时候，我们像世界一样，不停地运动，流动。

〔…〕(16) 统治者不合理的继承关系，类似要把一只舰船的管理权交给一位出色的舰长的儿子或是内侄孙。〔…〕

今天是 1895 年 4 月 6 日 莫斯科 既没有特别引人兴趣的来访，也没有特别引人入胜的书信。除了两个年轻的农民：一个是茨韦尼戈罗德斯基人，另一个是下戈罗德斯基人。他们两人在我这儿遇见科洛斯尼科夫（他是一个很好的人）。他们让他在自己跟前交谈。我开始在谢尼茨家里治病，我不知道我做得是好还是不好。不，我知道——不好，但是生活在城市 and 家里，便难以停止下来。我感受到愚蠢、闲散，城市的奢侈生活是一种负担。我认为在索妮娅软弱的时候，对她是有利的。但是，令人感到不可饶恕的是，我没有写作，倘如再也不能做出任何一点事的话。

唯一的真实是，这期间我的身体十分虚弱，老了十年。爱的感情正在削弱。但是，谢天谢地，我还没有超越共同的爱的感情，在这方面，我感到很好。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寄生生活寄生到何种程度。这期间，我写了几封信，一封是给维格洛夫的，附带寄去给邦达列夫的前言⁽²⁷⁾。阅读了一本优美的有关罗斯金的书《罗斯金诞生的一天》⁽²⁸⁾，还做了一些标记。

这时期我思考了：

〔…〕(12) 很容易弄清，善是什么，恶本身又是什么，但是解决这个弄混了的善和恶，人类感到非常困难。

(13) 男女交往中的绝大多数痛苦是来自两性的完全不理解，少数男子明白，孩子对妇女的意义是什么，她们在她们生活中占有何等地位；而极少数的妇女理解，荣誉义务、社会义务、宗教义务对男子意味着什么。

(14) 最艰巨的过渡之一——这就是由小康生活向上层社会

生活的过渡。

4月10日 莫斯科 这期间的一切——全是神圣的——我仍然非同寻常的虚弱：什么也没有做，也很少思考，只是在黑暗和迷雾中，忽然从远方飘浮来一些零零碎碎的思想，所以这些思想大概特别重要。索妮娅一直在患病，已经复元了，遗憾的是她又用从前凶狠和可怕的语气，我伤心地感到失去了万涅奇卡死后出现的那种令人心爱的气氛，而在三天来头疼，又发烧，即使不大严重，但是非常严重的冷漠、虚弱。救救我吧，什么是应当完成和同情的事呢，天父。

昨天沿着大街散步，观察路人，很少不是受过酒精、烟草和梅毒伤害的人，在危险这样明显的时刻，以致令人感到软弱无力，特别的悲伤和惋惜。一群绵羊跳进水里，而你却站着挥手，可是它们同样地跳进去，看起来，它们似乎在做一件事，而你却打扰它们。这件事严重地激使我执起笔来论述人们对沙皇的态度，对老人们揭穿这个谎言⁽²⁹⁾，但是索妮娅的病和虚弱继续拖延着。

这期间我思考了：

(1) 生活的自然进程是这样的：人最初只是个孩子，少年时活动，然后，行动，犯错误，获得经验，与此同时，认识，再后，在他认识到一个人能够认识的主要东西的时候，认识到什么是善，开始喜爱这个善；行动，认识，喜爱。未来的生活（我们经受过的生活同样如此，这种生活是从前生活的延续），先是以你热爱的那个东西的名义活动，尔后是认识到新的，值得珍爱的东西，最后对这个新的、值得爱的东西的爱。全部生活就是这样循环。

(2) 如果人们抽打一个人，如果这个人被揭露盗窃，斗殴，